



细雨流光

XIYU SHI LIUGUANG 余思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XIYU SHI LIUGUANG

细雨湿流光

余思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雨湿流光/余思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448-0149-2

I. 细…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839 号

责任编辑: 王 崇 封面设计: 郭树坤
版式设计: 卢 强 媒介主理: 覃 莉 马 婕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出版人: 黄 俭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ook@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25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50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自序

在许多作品里，人们总是对年少的初恋格外用心，用尽一切热情和心力描绘这一段美好的传奇，然后再用尽一切办法刻画分手之后的哀怨悲凉或者洒脱。很少有人会写这中间的痛苦，我是说初恋的痛苦。因为并不明白该怎么去爱，为爱还在学，所以在这爱的过程中本身就带着痛苦。

“细雨湿流光”这个句子是小时候在《人间词话》里读到的，王国维对此的注释是“此词并非咏草之作，摄草之魂，正是为摄怨妇之魂”。

那时候还不明白雨中的春草为什么是怨妇的象征。

虽然很是疑惑，但觉得这个句子很美。

后来独自一人去了北京，经历了一些事和一些感情，在某一个下着雨的夜里打着雨伞从学校外面地铁上很高的天桥上走下来，回头看城市流光四溢浸泡在水里的样子，“细雨湿流光”这五个字瞬间涌上心头。

突然间觉得我好像懂了。

高中毕业的假期我去中越边境旅行，在芒街的路边遇见一个满脸沟壑的老男人在摆地摊，我蹲下去看那两个大箱子，赫然发现那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结婚证，清朝时期的、民国的、建国后的，华人的、越南人的、美国人的，甚至是丝帛做的……

他告诉我们热爱收藏的人都恋旧，特别眷恋自己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我想他话里的意思也许就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拥有婚姻，所以特别眷恋，孜孜不倦地收集之后，却在年老潦倒之时要拿出来变卖

挽救自己的生活。

最后我什么也没有买，对我来说结婚证一生有一张就已足够。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意外地远远地冲他喊“爸爸”。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记得那个老男人的眼睛，一个没有结过婚，却一辈子对婚姻有着狂热眷恋的有故事的潦倒老男人，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我想那个女孩子长大了之后一定会对婚姻有一种魔咒一样的想法。

我上大学之后遇见过一对狂热的恋人，在某个冬天下雪的日子里他们一见钟情，一个星期后上床，然后在每一次聚会上都如胶似漆。有人开玩笑说：“太甜蜜了吧，够婚龄了赶紧去领个证吧你们。”这当然是开玩笑的，所有人都知道。但却在半年之后，他拉着她去结婚了。我们得到了此二人登记结婚并且搬出去住的消息。后来他们淡出了我的朋友圈子，而我也一直不知道他们的结局。我们都曾纯真地相信爱情，并且轰轰烈烈地期待着美好的婚姻。或许一切会很快消逝，但这其中一定不是邪恶的背叛在作祟，更不是死亡带来的离别；或许一切会细水长流，但却不一定再有纯真的爱情；或许一切没有结局，却早已在内心海枯石烂天长地久。

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两件事连在了一起，写下了这个故事。写作的过程被各种事情拉得很长，并随着我的青春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每次的改变都有不同的感触，于是这个故事变来变去，最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而我却不再是当年那个打着雨伞看城市灯光埋伏在水里的女生。

但细雨中的流光依然闪动，一如黑夜里我们仍将继续穿行。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都只是彼此的陌生人，更多的感触只能在雨夜里看城市五颜六色的灯光说给自己听。于是我相信当我们老得不能再老的时候遇见这样的雨，看到的不只是灯光，也许还有泪光。

余 思

2007年12月27日

目录

Chapter 01	夜来风雨声	001
Chapter 02	好雨知时节	044
Chapter 03	天街小雨润如酥	109
Chapter 04	斜风细雨不须归	143
Chapter 05	雨如决河倾	192
Chapter 06	黄梅时节家家雨	218
Chapter 07	沾衣欲湿桃花雨	242
Chapter 08	再见，雨季	269
Chapter 09	一夕骄阳转作霖	293
Chapter 10	细雨湿流光	307
作者访谈		328
后记		334

Chapter 01 夜来风雨声

{季雨}

是的，我又听见雨声了。沙沙的雨声。窗帘被微微地吹起来，地板上落下一些细细密密的雨，路灯微弱的亮光从外面透进来，在黑暗中我看不见这一场雨的模样。

我躺在床上听着，想着，多少次在夜里遇到这样的小雨，这样沙沙的、淅淅沥沥的声音，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夜色中，多少次。每一场雨都带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温度。

我翻了个身，在被子里摁亮了手机看时间，凌晨四点十分。

枕头边上的耳机里还播着助眠的音乐，那是我们一同在淘宝上买来的CD，另一只耳机还挂在何铮的耳朵上，他孩子般地酣睡着。我替他关上了，却再也睡不着了。

走到窗前，听着淅淅沥沥的声音。一场带着寒气的夜雨。冬天的北京很少下雨。撩开窗帘往下看，整个世界都浸泡在水里，玻璃上面蒙着一层水雾，亮着灯的车飞驰而过形成一道一道不连续的碎影。天上有些云，像墨汁里凝固的块状物。

下着雨的夜总是特别安静的，安静得好像这一场雨就是为了反差白天的喧嚣而存在的。

我转过脸，看着这个熟悉的卧室。

突然间想起来，三年了，时间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

我却在这冰冷的无情里感受着我炙热的爱情，整整三年。我和何铮结婚都已经三年了。

我常常想起那一个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雨夜。在那个夜晚，何铮第一次说要娶我。人的一生真情流露就这么几次，我见过他那一次，并且很可能将是我见过的最真心的一次。

那时候我们才刚在一起没多久，我考去莫斯科大学当交流生，按计划是半年后出发。那时候，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聊到半夜两个人依偎着往宿舍里走，哪怕是感冒也在所不惜。那一夜下了雨，深夜的风总是毫不留情，我们站在屋檐下躲雨，瑟瑟发抖，愣着看冰凉的雨砸下来。

“冷吗？”他问我，一把抓过我的手放在怀里。

“不冷，一点也不冷。”我说，“说真的。我真不想去了。”

“干吗不去呢？”他反问我，“真没出息，正好检验专业……”

“你想想看，要去就要四个月见不到你了。”我说，“要那么有出息干吗？”

“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不用功竟然能入选。”何铮望着天说，“你不是还会回来吗？”

“因为怕死，我不想去。”我说，“你记得几天前报纸里的那个坠机的新闻吗？这几天天气不好。”

“是不是只有恋爱中的女人才会这样乱七八糟地联想，哎，我服了你。”

“我不想坐那么久的飞机，我怕从天上掉下来。我现在很怕死，我怕死了就看不见你，我怕我死了你会很寂寞很孤单，我怕我不能跟你结婚，我怕我不能跟你生好多小孩子。”

话没说完，他扭过头看着我，微弱的路灯的光亮让我刚好能看见他眼里的光。“是真心话吗？”他问我。

“当然是。”我使劲点头，然后何铮同学对我不可思议地眨了两下眼皮，他的眼睛立刻泛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然后他突然从背后抱着我，手臂环绕在我的胸前，把头埋进我的头发里。

“傻瓜，好端端的，怎么了？”我用手捏了捏他的鼻子。

“小雨，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们去领个证吧。”那时候我耳边全是何铮带着热气的声音。这句话一直沿着我潮湿的心壁钻进我的灵魂里：“你说——领什么证？”

“你愿意嫁给我吗？你还记得我生日吗？”

“记得，当然。你是天蝎座的，十一月十九号。”

“你会愿意吗？”

“结婚？”我回过头看他。

“我们结婚，一定要结婚。”他说。

“那时候我俩真傻。”后来想起这一幕的时候他总是这么不好意思地说，“傻乎乎的俩人大半夜不回宿舍。”

“好像是两小无猜。”我说。不过，亲爱的何铮，也许你还不知道？那一刻我也哭了，你在我身后你看不到，你说过不喜欢我哭，不喜欢我掉眼泪，所以我忍着。但那个寒冷的秋夜里我的眼泪是骄傲的，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眼泪。那些眼泪反射着那些老楼昏黄的路灯光，被温度凝结成一道道痕，砸在心上，激起一阵一阵回响，眼泪和我一起听见他说：“小雨，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们去领个证吧……我们结婚，一定要结婚。”结婚？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听见这两个字的心情。心突然猛烈地跳了一下，伴着血液急促地流动，有一种灼热的快感，没有一点彷徨，仿佛沸腾的岩浆。

我点点头，在他宽阔的怀里点头。

不过那都是三年多以前的事情了，想起来好像是故事，一个细

节无比清晰的故事。现实是何铮在这个周五的夜晚工作到半夜两点，两个小时前刚从兼职剧组赶回来。他进门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看一本闻佳从捷克给我邮寄回来的原版俄文小说，我看着他提着摄像机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间，没有看我任何一眼，毫无声响，疲惫地沉沉睡去。

桌上摆着闻佳随书寄来的信，花花绿绿的条纹边框。是航空信，她总喜欢用不同颜色的信封给我写信，像她周围总是不停变换的男人一样绚丽多彩。

一个喜欢飘来荡去的女孩。

我很想再看一看闻佳的样子，差不多半年没见到她了，我很怀念跟她在一起发疯的日子。

她给我寄来好多的照片，随手拿起一张，闻大美女正站在一幢欧罗巴风格的建筑前妩媚地笑着，她旁边一个陌生的男人穿着深褐色的西装搂着她的腰，看得出来闻佳纤细的腰肢被他扣得很紧。这个男人很有派头。

她的男人其实都是很陌生的，陌生到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就换了下一个。

信纸是白色的，蓝色圆珠笔写的字，龙飞凤舞。

小雨：

最近好吗？我刚到宾馆就想给你写信了。这鬼地方冷得不行，我在旅馆的壁炉旁瑟瑟发抖，还抓着笔杆给你写信，感动死了吧？

这次我可能要待半个月再回来。下午我在布拉格的许愿池里给你许了个愿，许愿这事儿我是不信的，我知道你肯定会信。你就是会这么没出息相信这些东西，我还记得

那一年我们三个在运河边傻乎乎点纸灯船许愿的事呢。

我在许愿池扔了个硬币，你猜我许了个什么愿？我自己可是没什么愿望的。都惦记着你呢，就你那点小理想，当然是你和何铮能好好过，都已经结婚的人了。没事儿的时候好好沟通，记住不能自己跟自己怄气。没有人有义务让你快乐，除了你自己。

这边的东西很昂贵，我拿到钱以后应该不会乱花立刻就回北京了。旁边那个死男人就是我的新客户，不是男朋友。还挺帅的，也就凑合着看吧，权当公费旅游了。

手指冻僵的闻佳于布拉格

2002年9月16日

Ps：白晓的签证下来了吗？有消息了一定要通知我。

我很怀念我们三个人絮絮叨叨的所有日子，离开得越远就越想。

白晓要出国了，合上信的一刻我想起这件事。就连她也要走了，大学里我们三个那么要好，如今都要各奔东西，分离像逝去的青春一样无可挽救。

想来，我们三个已经有一年没有同时见面了，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其实毕业是最能看清一个人的时刻，看那个人在做什么就能轻易推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譬如白晓，她从来都是很努力的，成绩好得让人畏惧，所以她注定要往更高处走；闻佳呢，她不找工作，还是这样满世界地游荡见“客户”，孤魂野鬼一样飘着。去年我们三个还一起过平安夜，我开着车载着她俩尖叫着穿过一条一条喧闹的大街。在西直门的天桥

上往外看，眼前是一大片流光溢彩。闻佳一边喝酒一边冲着下面的人群喊：“世界赶紧在这火树银花中崩塌吧。”

那一刻我突然想，假如明天消失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许都不会哭泣吧，因为我们都勇敢地爱着，没有其他的愿望。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像颓废青年般蹲在路边看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然后雨就那样柔柔地飘下来，落在我们厚厚的羽绒服上。闻佳靠在我肩上说：“你有没有觉得生命就是一场欺骗？”

“干吗呀，谁又欺骗你了啊？”白晓说。

“男人啊，全世界的男人都欺骗我，前几天遇到了一个上了都不给我钱的，还说爱我，说不要玷污了这份感情，我呸！”

“算了算了，我懒得跟你说了。闻佳，你老干这个干什么？”白晓不满。

“不干这个我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我弟拿什么念大学？你以为我是你啊白晓，我……”

“别闹了，白晓你知道闻佳说话永远都是这样不着边际的。”我拉开醉得一塌糊涂的闻佳。白晓点点头小声说了一句：“我这不也是关心她嘛。”

白晓是何铮的发小，稳重踏实。闻佳是个东北女孩，家境不好，父亲残疾，母亲出走，还有个弟弟在上学。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闻佳的洒脱和满不在乎，大一的时候她最常说过的一句话是：“学播音的又有几个能上电视啊，能上电视的不都是走后门靠男人的吗？鬼才信那些当红女主播自传里写的东西呢，那些强调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人根本就是在放屁！扯淡！”

然后我和白晓就会搂着她笑成一团。我们从没想过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和白晓、闻佳住在一起。419 房间。俄语系跟播音系的女生

住在一层，她们是大系，而我们是弱势群体，分插在其他专业的宿舍中。

闻佳就是播音系的大美人，但她从来不会大清早爬起来咿咿呀呀地练嗓子，更不会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核桃林的椅子上气沉丹田地念着“八百标兵奔北坡”或者“红凤凰和粉红凤凰”等绕口令。

我们念的这所大学很有名气，只要你打开电视就能看见从这儿毕业的若干人等，譬如在《新闻联播》里正襟危坐的，谈话节目里大名鼎鼎的什么有约，大本营里结了婚又离婚的女主持，或者是拍了哪个电影导了哪场戏的……

所有的名人都曾经跟我们一样从南门那个大门旁边的小铁门走进来，又走出去。不同的只是走的方式而已。而这个学校永远都弥漫着脂粉气，女生们招摇地穿着短裙在校道上大步流星，大大小小的礼堂上总是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晚会，道路两边总是会有拿着摄像机眯着眼睛拍摄的人。你能感觉这儿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地方，有时候拿着书本你会陷入迷茫，究竟去哪儿自习才好，少得可怜的教室总是被一些在教室里看电影谈情说爱的小情侣填满。寝室离教学区很远，大一的时候我每天都从寝室里出来，穿过一条拥挤的马路才能到学校。那条街上总是有数不清的小摊小贩，贩卖红薯和煎饼果子的妇人、兜售西藏银饰和盗版碟的商人，你还能看到一个脸色黑红的老盲人坐在地铁的闸门前拉着二胡，每天早晨和傍晚他总会把二胡里暗藏的小喇叭转向学校的方向，那个凄凉的声音在早晨总是把我轻易地吵醒。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北京竟然是这样一个冷漠的城市，那时候爸爸还能隔三差五来看看我。现在回想起来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过归属感。这个城市从来属于别人。

何铮翻了个身，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他好看的脸。天仍旧很

黑，被雨水沾湿的轻轨孤零零躺在那里反射着路灯的光。流光被细雨沾湿，时光好像也是。只是一切都显得很冷漠，就像我走到窗前低头就能看到的建国路一样冷漠。

我突然间觉得也许我将一辈子安静地看着这条路，像这个城市许多如同我一样苟活着的人一样看着这条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一辈子这么看着它。

我们把家安在这里了，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父亲，没有喧闹的亲朋好友，没有奢侈的生活。

我走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只是灰蒙蒙的万千人群中渺小的一分子。可我觉得我是喜欢北京的。在北京，人和人之间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大千世界只有北京能收留我。所有逝去的时光都被细雨掩盖了，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流光的逝去而烟消云散。我是那么依赖这个城市，依恋到我不愿离开它。

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决定留在这个寂寞的城市里建筑生活。很想终于有一天这不再是别人的城市。但我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也许永远不能。

在这个萧瑟的秋夜里，我坐在客厅的白色沙发上一如既往地失眠，看着黑夜漫长而寂寥地滑过这个城市的脸。

{ 何铮 }

下雨了。我醒过来，翻过身，发现她已不在。耳机她已经替我关掉了。大厅里是她走动的声音。每到下雨的时候她就会失眠一整夜。

她真的很能折磨自己。若换了从前也许我会陪着她在大厅坐一整夜，但我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我开始淡漠她的悲伤，当人们很自然地对熟悉的东西视而不见，以陌生的眼光来观察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事物也会褪色也会变旧的事实，让我们失去了往日的激情，而这也让我们付出了种种代价。

我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躺在床上发愣。偶尔我也失眠，彻夜的睡眠远离我的时候，我都背过身去不敢看她。有时候我俩躺在床上，也许各自都在失眠，却不敢告诉对方，只是伪装着自己已经入睡的假象。

季雨，我亲爱的妻子，这一年我常常害怕你在寂寞的深夜里突然叫醒我，然后告诉我，你很后悔嫁给我。

我今年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两年前我们搬进了这个房子，是小雨的爸爸掏的钱。家里的一切也是她父亲添置的。我仍旧记得在那个秋叶落满地的傍晚，我握着季雨的手对她的父亲诚恳地说：“爸爸，我会照顾她，永远照顾她。”

她爸爸用一种深沉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回答我：“永远太长，能一辈子就够了。”

她爸爸离开后，季雨一把抱住我兴奋地说：“爸爸同意了！”

“对啊，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心里却在想，一辈子究竟有多长，当我们说起永远，正因为谁也没见过永远的模样，所以我们才脸不红心不跳。而具体到一辈子却让我有了微小的一丝胆怯，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何铮，你爱我吗？”季雨这么问我，然后就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我的眼睛。

“爱。”

“真的爱吗？”

“真的爱。”

“真的一辈子都爱吗？”

“对，一辈子都爱。”我说完，她就会满意地闭上眼睛，一直把我的肩膀压得很疼，我也舍不得移开她。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会追小雨——是因为她有个有钱的父亲吗？——对于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痛扁他一顿。虽然我知道，这个年代男孩同样可以靠着女人过活并且能过得很好，你能看见三环边上那几幢别墅里跟着一些有钱女人出出入入的年轻男孩，但我何铮是这样的人吗？

我妈给我取名的一定想得很清楚，铁骨何铮铮。

前些天，上一届电影剪辑班的同学毕业一周年聚会，我和李瑞一起去了，这一届毕业的都混得不太好，干什么的都有，在剧组里打杂、自己开公司卖摄影器材、去报社跑新闻、在唱片公司当策划、在动物园服装市场倒卖服装……

“那是你觉得不好，人家过得还不错呢。”李瑞挤对着我，“谁跟你似的，只有当导演才是好吗？”

“当初大家考进来的时候不都是这么说的吗？面试的时候跟老师说我喜欢电影、热爱电影，所以我要报考电影剪辑专业。”

“那是以前，何铮你别太理想化了，你要当导演可以，可你总得吃饭啊，季雨怎么办，你也不想想。”

李瑞的话让我陷入了沉默。他说的我都懂，只是我喜欢暂时逃避罢了。我知道也许理想和生活是可以兼得的，可那是对于我。小雨怎么办？！我在那一刻突然间意识到，我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人。如果只有我自己，我想逃开的时候卷起铺盖就走人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吗？

其实我比我自己想象的要脆弱得多。我不是那个铜头铁臂的男人。季雨，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点，你会对我失望吗？

最近我常常想起我们刚搬进这个屋子的那些时光。

你还记得吗，我们牵着手在宜家购物，买回来一大堆的装饰品，两个人拿着铁锤在屋子里叮叮咚咚地敲，把墙壁弄花了几个洞，你说没事，立刻拿过来我们的合影啪地粘上。李瑞、闻佳他们过来做客的时候指着问你把照片粘那么高干吗，你就嘿嘿地笑着不说话。

我搬回来一个大鱼缸，养了好几条地图鱼、银龙还有虎头鲨，你蹲在鱼缸旁边指着它们说：“好狰狞，你怎么喜欢这种鱼。”

“我就喜欢狰狞的，晚上吃了你。”说完张牙舞爪地扑向你，你吓得躲在沙发后面却笑弯了腰。

你放学回来还不熟悉地形，一脚把我喂鱼的泥鳅盘踢翻了，泥鳅满地跑，你一边尖叫着喊我：“何铮快过来啊！”一边奋力抓泥鳅，我跑出来看，那场面何等壮观。

抓完了以后，你指着鱼缸里摇摇摆摆的鱼说：“它们估计被我气坏了。”

你在卧室里穿内衣，我在外面一直催你快出来，最后你红着脸走出来，问我一句：“好像买大了是吗？”我眯着眼睛说：“给我妈穿吧。”你不高兴了，一把关上门：“有没有搞错啊你，有点孝心好吗？人家不要了就给你妈……”

“说我呢，你会不会买内衣啊，买那么大，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你吱溜一下把门开了一道缝，嘟着嘴说：“你说什么呢。”

我们在屋子里煮饭，从住进来到现在烧坏了三个锅。你洗衣服无数次忘了放洗衣粉。你常常习惯性把自己锁在门外面……在这个